元史/卷0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 ◄

元史卷八
本紀第八

► 卷九

世祖五

至元十年

十年春正月乙卯朔，高麗國王王禃遣其世子愖來朝。戊午，敕自今並以國字書宣命。命忻都、鄭溫、洪茶丘征躭羅。宿州萬戶愛先不花請築堡牛頭山，以阨兩淮糧運，不允。愛先不花因言：「前宋人城五河，統軍司臣皆當得罪。今不築，恐為宋人所先。」帝曰：「汝言雖是，若坐視宋人戍之，罪亦不免也。」安南使者還，言陳光昞受詔不拜。中書移文責問，光昞稱從本俗。改回回愛薛所立京師醫藥院，名廣惠司。己未，禁鷹坊擾民及陰陽圖讖等書。癸亥，阿里海牙等大攻樊城，拔之，守將呂文煥懼而請降，中書省驛聞，遣前所俘唐永堅持詔諭之。丁卯，立祕書監。戊辰，給皇子北平王甲一千。置軍器、永盈二庫，分典弓矢、甲冑。庚午，簽陝西探馬赤軍。己卯，川蜀省言：「宋咎萬壽攻成都，也速帶兒所部騎兵征建都未還，擬於京兆等路簽新軍六千為援。」從之。詔遣扎朮呵押失寒、崔杓持金十萬兩，命諸王阿不合市藥獅子國。壬午，賞東川統軍合剌所部有功者。合剌請於渠江之北雲門山及嘉陵西岸虎頭山立二戍，以其圖來上，仍乞益兵二萬。詔給京兆新簽軍五千益之。

二月丙戌，以皇后、皇太子受冊寶，遣太常卿合丹告于太廟。丙申，雲南羅羽酋長阿旭叛，詔有司安集其民，募能捕斬阿旭者賞之。遣斷事官麥肖勾校川陝行省錢穀。詔勘馬剌失里、乞帶脫因、劉源使緬國，諭遣子弟近臣來朝。高麗國王王禃以王師征躭羅，乞

下令禁俘掠，聽自製兵仗，從之。丁未，宋京西安撫使、知襄陽府呂文煥以城降。

三月甲寅朔，詔申諭大司農司遣使巡行勸課，務要農事有成。乙丑，敕樞密院以襄陽呂文煥率將吏赴闕。熟券軍并城居之民仍居襄陽，給其田牛；生券軍分隸各萬戶翼。文煥等發襄陽，擇蒙古、漢人有才力者護視以來。丙寅，帝御廣寒殿，遣攝太尉、中書右丞相安童授皇后弘吉剌氏玉冊玉寶，遣攝太尉、同知樞密院事伯顏授皇太子真金玉冊金寶。辛未，以皇后、皇太子受冊寶，詔告天下。劉整請教練水軍五六萬及於興元金、洋州、汴梁等處造船二千艘，從之。壬申，分金齒國為兩路。癸酉，客星青白如粉絮，起畢，度五車北，復自文昌貫斗杓，歷梗河，至左攝提，凡二十一日。以前中書左丞相耶律鑄平章軍國重事，中書左丞張惠為中書右丞。車駕幸上都。西蜀嚴忠範以罪罷，遣察不花等撫治軍民。罷中興等處行中書省。

夏四月癸未朔，阿里海牙以呂文煥入朝，授文煥昭勇大將軍、侍衞親軍都指揮使、襄漢大都督，賜其將校有差。時將相大臣皆以聲罪南伐為請，驛召姚樞、許衡、徒單公履等問計，公履對曰：「乘破竹之勢，席卷三吳，此其時矣。」帝然之。詔罷河南等路行中書省，以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、平章政事阿朮、參知政事阿里海牙行荊湖等路樞密院事，鎮襄陽；左丞相合丹，參知行中書省事劉整，山東都元帥塔出、董文炳行淮西等路樞密院事，守正陽。天澤等陛辭，詔諭以襄陽之南多有堡寨，可乘機進取。仍以鈔五千錠賜將士及賑新附軍民。甲申，免隆興路榷課三年。丁酉，敕南儒為人掠賣者，官贖為民。辛丑，罷四川行省，以鞏昌二十四處便宜總帥汪良臣行西川樞密院，東川閬、蓬、廣安、順慶、夔府、利州等路統軍使合剌行東川樞密院，東川副統軍王仲仁同僉行樞密院事，仍命汪良臣就率所部軍以往。

五月壬子朔，定內外官復舊制，三歲一遷。甲寅，禁無籍軍從大軍殺掠，其願為軍者聽。戊辰，詔：「天下獄囚，除殺人者待報，其餘一切疏放，限以八月內自至大都，如期而至者皆赦之。」乙亥，詔：「免民代輸簽軍戶絲銀，及伐木夫戶賦稅。負前朝官錢不能償者，毋徵。主守失陷官錢者，杖而釋之。陣亡軍及營繕工匠無丁產者，量加廩給。」以雄、易州復隸大都。庚辰，賞襄陽有功萬戶奧魯赤等銀鈔衣服有差。

六月乙酉，賑諸王塔察兒部民饑。丁亥，以各路弓矢甲匠並隸軍器監。免大都、南京兩路賦役，以紓民力。賑甘州等處諸驛。辛卯，汰陝西貧難軍。以劉整、阿里海牙不相能，分軍為二，各統之。癸巳，敕襄陽造戰船千艘。甲午，改資用庫為利用監。丁酉，置光州等處招討司。戊申，經略忻都等兵至躭羅，撫定其地，詔以失里伯為躭羅國招討使，

尹邦寶副之。陞拱衛直為都指揮司。使日本趙良弼，至太宰府而還，具以日本君臣爵號、州郡名數、風俗土宜來上。

閏月癸丑，敕諸道造甲一萬、弓五千，給淮西行樞密院。己巳，罷東西兩川統軍司。辛未，以翰林院纂修國史，敕采錄累朝事實以備編集。丙子，以平章政事賽典赤行省雲南，統合剌章、鴨赤、赤科、金齒、茶罕章諸蠻，賜銀貳萬五千兩、鈔五百錠。

秋七月辛巳，以金州軍八百人及統軍司還成都，忽朗吉軍千人隸東川。壬午，以修太廟，將遷神主別殿，遣兀魯忽奴帶、張文謙祭告。丙戌，敕樞密院：「襄陽生券軍無妻子者，發至京師，仍益兵衛送，其老疾者遣還家。」庚寅，河南水，發粟賑民饑，仍免今年田租。省西涼府入永昌路。戊申，高麗國王王禃遣其順安公王悰、同知樞密院事宋宗禮，[1]賀皇后、皇太子受冊禮成。

八月庚戌朔，前所釋諸路罪囚，自至大都者凡二十二人，並赦之。甲寅，鳳翔寶鷄縣劉鐵妻一產三男，[2]復其家三年。丁丑，聖誕節，高麗王王禃遣其上將軍金訢來賀。己卯，賜襄陽生熟券軍冬衣有差。

九月辛巳，遼東饑，弛獵禁。以合伯為平章政事。壬午，立河南宣慰司，供給荊湖、淮西軍需。甲申，襄陽生券軍至大都，詔伯顏諭之，釋其械繫，免死罪，聽自立部伍，俾征日本；仍敕樞密院具鎧仗，人各賜鈔娶妻，於蒙古、漢人內選可為率領者。丙戌，劉秉忠、姚樞、王磐、竇默、徒單公履等上言：「許衡疾歸，若以太子贊善王恂主國學，庶幾衡之規模不致廢墜。」又請增置生員，並從之。秉忠等又奏置東宮宮師府詹事以次官屬三十八人。戊子，遣官詣荊湖行省，差次有功將士。禁京畿五百里內射獵。己丑，敕自今秋獵鹿豕先薦太廟。壬辰，中書省臣奏：「高麗王王禃屢言小國地狹，比歲荒歉，其生券軍乞駐東京。」詔令營北京界，仍敕東京路運米二萬石，以賑高麗。丁酉，立正陽諸驛。敕河南宣慰司運米三十萬石，給淮西合答軍。仍給淮西、（京）〔荊〕湖軍需有差。[3]壬寅，敕會同館專居降附之入覲者。以翰林學士承旨和禮霍孫兼會同館事，以主朝廷咨訪，及降臣奏請。征東招討使塔匣剌請征骨嵬部，不允。丙午，置御藥院。[4]車駕至自上都。給諸王塔察兒所部布萬匹。

冬十月乙卯，享于太廟。丙辰，以西川編民、東川義士軍屯田，餉潼川、青居戍兵。敕伯顏、和禮霍孫以史天澤、姚樞所定新格，參考行之。庚申，御史臺臣言，沒入贓罰，為鈔一千三百錠。詔有貧乏不能存者，以此賑之。有司斷死罪五十人，詔加審覆，其十

三人因鬬毆殺人，免死充軍，餘令再三審覆以聞。禁牧地縱火。以合答帶為御史大夫。陞襄陽府為路。罷廣寧府新簽軍。初建正殿、寢殿、香閣、周廡兩翼室。西蜀都元帥也速答兒與皇子奥魯赤合兵攻建都蠻，擒酋長下濟等四人，獲其民六百，建都乃降，詔賞將士有差。

十一月癸未，命布只兒修起居注。丁未，大司農司言：「中書移文，以畿內秋禾始收，請禁農民覆耕，恐妨芻牧。」帝以農事有益，詔勿禁。

十二月己酉朔，安童等言：「昔博赤伯都謂總管府權太重，宜立運司并諸軍奥魯，以分之。臣以今之民官，循例遷徙，保無邪謀，別立官府，於民未便。」帝然之。壬子，賜襄樊被傷軍士鈔千錠。甲寅，宋夏貴攻正陽，淮西行院擊走之。壬戌，召阿朮同呂文煥入覲。大司農司請罷西夏世官，括諸色戶，從之。安南國王陳光昞遣使來貢方物。諸王薛闍禿以罪從軍，累戰皆捷，召赴闕。己巳，省陜州虢略、朱陽二縣入靈寶。賜萬戶解汝楫銀萬五千兩。諸王孛兀兒出率所部兵與皇子北平王合軍，討叛臣聶古伯，平之，賞立功將士有差。賜諸王金、銀、幣、帛如歲例。

是歲，諸路蟲蝻災五分，霖雨害稼九分，賑米凡五十四萬五千五百九十石。天下戶一百九十六萬二千七百九十五。

至元十一年

十一年春正月己卯朔，宮闕告成，帝始御正殿，受皇太子諸王百官朝賀。高麗國王王禃遣其少卿李義孫等來賀，兼奉歲貢。乙酉，以金州招討使欽察率襄陽生熟券軍千人戍鴨池。庚寅，初立軍官以功陞散官格。免諸路軍雜賦。以忙古帶等新舊軍一萬一千五百人戍建都，立建都寧遠都護府，兼領互市監。壬辰，置西蜀四川屯田經略司。丁酉，長春宮設周天金籙醮七晝夜。敕荊湖行院以軍三萬、水弩砲手五千，隸淮西行院。丙午，彰德趙當道等以謀逆伏誅，餘從者論罪有差。立于闐、鴉兒看兩城水驛十三，沙州北陸驛二。免于闐采玉工差役。阿里海牙言：「荊襄自古用武之地，漢水上流已為我有，順流長驅，宋必可平。」阿朮又言：「臣略地江淮，備見宋兵弱於往昔，今不取之，時不能再。」帝趣召史天澤同議，天澤對曰：「此國大事，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、伯顏，都督諸軍，則四海混同，可計日而待矣。臣老矣，如副將者，猶足為之。」帝曰：「伯顏可以任吾此事矣。」阿朮、阿里海牙因言：「我師南征，必分為三，舊軍不足，非益兵十萬不可。」詔中書省簽軍十萬人。

二月戊申朔，賜阿朮所部將士及茶罕章阿吉老耆等銀鈔有差。甲寅，太陰犯井宿。庚申，新德副元帥楊堯元戰沒，以其子襲職。初立儀鸞局，掌宮門管鑰、供帳燈燭。壬申，造戰船八百艘於汴梁。以廉希憲為中書右丞、北京等處行中書省事。車駕幸上都。

三月己卯，詔以勸課農桑諭高麗國王王禃，仍命安撫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提點農事。己丑，呂文煥隨司千戶陳炎謀叛，誅首惡二人，其隨司軍併其妻子，皆令內徙。庚寅，敕鳳州經略使忻都、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等，將屯田軍及女直軍，并水軍，合萬五千人，戰船大小合九百艘，征日本。移碉門兵戍合答城。辛卯，改荊湖、淮西二行樞密院為二行中書省：伯顏、史天澤並為左丞相，阿朮為平章政事，阿里海牙為右丞，呂文煥為參知政事，行中書省於荊湖；合答為左丞相，劉整為左丞，塔出、董文炳為參知政事，行中書省於淮西。遣使代祀嶽瀆后土。河南宣慰司言：「軍興轉輸煩重，宜賦軍匠諸戶，權助財用。」從之。癸巳，獲嘉縣尹常德，課最諸縣，詔優賞之。亦乞里帶強取民租產、桑園、廬舍、墳墓，分為探馬赤軍牧地，詔還其民。萬戶阿里必嘗發李璮逆謀，為璮所殺，以其子剌剌吉襲職。改金州招討司為萬戶府。遣要速木、咱興愍失招諭八魯國。帝師八合思八歸土番國，以其弟亦鄰真襲位。建大護國仁王寺成。

夏四月辛亥，分陝西隴右諸州，置提刑按察司，治鞏昌。癸丑，初建東宮。甲寅，誅西京訛言惑眾者。括諸路馬五萬匹。辛未，詔安慰斡端、鴉兒看、合失合兒等城。賜襄樊戰死之士二百四十九人之家，每家銀百兩。乙亥，命也速帶兒將千人，同撒吉思所部五州丁壯，戍益都。

五月丙戌，汪惟正以所部軍逃亡，乞於民站戶選補，從之。敕北京、東京等路新簽軍恐不宜暑，權駐上都。乙未，樞密院臣言：「舊制，蒙古軍每十人月食糧者，惟拔都二人。今遣怯薛丹合丹覈其數，多籍二千六百七十人。」敕杖合丹，斥無入宿衞，謫往西川效死軍中，餘定罪有差。丙申，以皇女忽都魯揭里迷失下嫁高麗世子王愖。辛丑，敕隨路所簽新軍，其戶絲銀均配於民者，並除之。

六月丙午朔，劉整乞益甲仗及水弩手，給之。庚戌，賜建都合馬里戰士銀鈔有差。癸丑，敕合答選部下蒙古軍五千人，與漢軍分戍沿江堡隘，為使傳往來之衞。仍以古不來拔都、翟文彬率兵萬人，掠荊南鴉山，以綴宋之西兵。丙辰，免上都、隆興兩路簽軍。庚申，問罪於宋，詔諭行中書省及蒙古、漢軍萬戶千戶軍士曰：

爰自太祖皇帝以來，與宋使介交通。憲宗之世，朕以藩職奉命南伐，彼賈似道復遣宋京詣我，請罷兵息民。朕即位之後，追憶是言，命郝經等奉書往聘，蓋為生靈計也，而乃執之，以致師出連年，死傷相藉，係累相屬，皆彼宋自禍其民也。襄陽既降之後，冀宋悔禍，或起令圖，而乃執迷，罔有悛心，所以問罪之師，有不能已者。

今遣汝等，水陸並進，布告遐邇，使咸知之。無辜之民，初無預焉，將士毋得妄加殺掠。有去逆效順，別立奇功者，驗等第遷賞。其或固拒不從及逆敵者，俘戮何疑。

甲子，分遣忙古帶、八都、百家奴率武衛軍南征。丙寅，以合剌合孫為中書左丞，崔斌參知政事，仍行河南道宣慰司事。敕有司閱覈延安新軍，貧無力者免之。戊辰，監察御史言：「江淮未附，將帥闕人。今首用阿里海牙子忽失海牙、劉整子垓，素不知兵，且缺人望，宜依弟男例罷去。」從之。

秋七月乙亥朔，敕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兀魯失不花同參知政事廉希憲行省北京，國王頭輦哥毋署事，有大事，則希憲等就議。乙酉，徙生券軍八十一人屯田和林。癸巳，高麗國王王禃薨，遣使以遺表來上，且言世子愖孝謹，可付後事。敕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張煥冊愖為高麗國王。乙未，伯顏等陛辭，帝諭之曰：「古之善取江南者，唯曹彬一人。汝能不殺，是吾曹彬也。」興元鳳州民獻麥一莖四穗至七穗，穀一莖三穗。

八月甲辰朔，頒諸路立社稷壇壝儀式。丁未，史天澤言：「今大師方興，荊湖、淮西各置行省，勢位既不相下，號令必不能一，後當敗事。」帝是其言，復改淮西行中書省為行樞密院。癸丑，行中書省言：「江漢未下之州，請令呂文煥率其麾下臨城諭之，令彼知我寬仁，善遇降將，亦策之善者也。」從之。甲寅，弛河南軍器之禁。辛未，高麗王愖遣其樞密使朴璦來賀聖誕節。詔太原新簽軍遠戍兩川，誠可憫恤，諭樞密院遣使分括廩粟，給其家。

九月丙戌，行中書省以大軍發襄陽，檄諭宋州郡官吏將校士民。癸巳，師次鹽山，距郢州二十里。宋兵十餘萬當郢，夾漢水，城萬勝堡，兩岸戰艦千艘，鐵絙橫江，貫大艦數十，遏我舟師不得下。惟黃家灣有溪，經鷂子山入唐港，可達于江，宋又為壩，築堡其處，駐兵守之，繫舟數百，與壩相依。伯顏督諸軍攻拔之，鑿壩挽舟入溪，出唐港，整列而進。車駕至自上都。

冬十月己酉，享于太廟。庚申，長河西千戶必剌冲剽掠甲仗，集眾為亂，火你赤移戍未

還，副元帥覃澄率屬吏赴之。帝曰：「澄不必獨往，趣益兵三千付火你赤，合力討之。」壬戌，歲星犯壘壁陣。乙丑，伯顏督諸將破沙洋堡，生擒守將串樓王。翌日，次新城。總制黃順縋城降。伯顏遣順招都統邊居（義）〔誼〕，[5]不出，總管李庭破其外堡，諸軍蟻附而登，拔之，居（義）〔誼〕自焚死。辛未，賜北平王南木合馬三萬、羊十萬。

十一月庚辰，斷死罪三十九人。壬午，敕西川行樞密院也速帶兒取嘉定府。癸未，符寶郎董文忠言：「比聞益都、彰德妖人繼發，其按察司、達魯花赤及社長不能禁止，宜令連坐。」詔行之。乙酉，軍次復州，宋安撫使翟貴出降。丁亥，詔宋嘉定安撫咎萬壽，及凡守城將校納款來降，與避罪及背主叛亡者，悉從原免。癸巳，東川元帥楊文安與青居山蒙古萬戶怯烈乃、也只里等會兵達州，直趣雲安軍，至馬湖江與宋兵遇，大破之，遂拔雲安、羅拱、高陽城堡，賜文安等金銀有差。以香河荒地千頃置中衛屯。伯顏遣萬戶帖木兒、譯史阿里奏沙洋、新城之捷，且以新城總制黃順來見。賜順黃金錦衣及細甲，授湖北道宣慰使，佩虎符。敕：「京師盜詐者眾，宜峻立治法。」召征日本忽敦、忽察、劉復亨、三沒合等赴闕。壬寅，安童以阿合馬擅財賦權，蠹國害民，凡官屬所用非人，請別加選擇；其營作宮殿，夤緣為姦，亦宜詰問。帝命窮治之。起閣南直大殿及東西殿。增選樂工八百人，隸教坊司。

十二月丙午，伯顏大軍次漢口。宋淮西制置使夏貴，都統高文明、劉儀以戰船萬艘，分據諸隘，都統王達守陽羅堡，（荊）〔京〕湖宣撫朱禩孫以游擊軍扼中流，[6]師不得進。用千戶馬福言，自漢口開壩，引船會淪河口，徑趨沙蕪，遂入大江。癸丑，以諸路逃奴之無主者二千人，隸行工部。甲寅，賞忻都等征魦羅功，銀鈔幣帛有差。乙卯，阿里海牙督萬戶張弘範等攻武磯堡，宋夏貴以兵來援，阿朮率萬戶晏徹兒等四翼軍對青山磯泊。丙辰，萬戶史格以一軍先渡，為宋荊鄂諸軍都統程鵬飛所敗，總管史塔剌渾等率眾赴敵，鵬飛敗走。進軍沙洲，抵觀音山，夏貴東走，遂破武磯堡，斬宋都統王達，始達南岸，追至鄂州南門而還。丁巳，伯顏登武磯山。宋朱禩孫遁歸江陵。己未，師次鄂州，宋直祕閣湖北提舉張晏然、權知漢陽軍王儀、知德安府來興國並以城降。程鵬飛以本軍降。伯顏承制以宋鄂州民兵總制王該知鄂州事，王儀、來興國仍舊任，撤其戍兵，分隸諸軍。下令禁侵暴，凡逃民悉縱還之。以阿里海牙兵四萬鎮鄂漢。伯顏、阿朮將大軍，水陸東下。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禿滿帶為諸軍殿。以襄陽路總管賈居貞為宣撫使，商議行中書省事。庚申，淮西正陽火，廬舍甲仗，焚蕩無餘，杖萬戶愛先不花等有差。癸亥，賜太一真人李居（素）〔壽〕第一區，[7]仍賜額曰太乙廣福萬壽宮。行中書省以渡江捷聞。敕縱呂文煥隨司軍悉還家。割南陽盧氏縣隸嵩州，置歸德永城縣，長武縣省入涇川，良原縣省入靈臺。

是歲，天下戶一百九十六萬七千八百九十八。諸路蚌蚘等蟲災凡九所。民饑，發米七萬五千四百一十五石、粟四萬五百九十九石以賑之。

至元十二年

十二年春正月癸酉朔，高麗國王王愖遣其判閣事李信孫來賀，及奉歲幣。甲戌，大軍次黃州，宋沿江制置副使、知黃州陳奕以城降，伯顏承制授奕沿江大都督；其子巖知漣州，奕遣人以書諭之，書至，巖即出降。乙亥，徙襄陽新民七百戶於河北。東川副都元帥張德潤拔禮義城，殺宋安撫使張資，招降軍民千五百餘人。繼遣元帥張桂孫略地，俘總管郭武及都轄唐惠等六人以歸。賜德潤金五十兩及西錦、金鞍、細甲、弓矢，部下將士鈔三百錠。戊寅，劉整卒。安西王相府乞給鈔萬錠為軍需，敕以千錠給之。癸未，師次蘄州，宋安撫使管景模以城降。乙酉，敕樞密院以納忽帶兒、也速帶兒所統戍軍及再簽登萊丁壯八百人，付五州經略司，其郊城、十字路亦聽經略司節度。丙戌，大軍次江州，宋江西安撫使、知江州錢真孫及淮西路六安軍曹明以城降。丁亥，樞密院臣言：「宋邊郡如嘉定、重慶、江陵、郢州、漣海等處，皆阻兵自守，宜降璽書招諭。」從之。宋知南康軍葉閶以城降。敕以侍衞親軍指揮使札的失、囊加帶將蒙古軍二千，百家奴、唐古、忙兀兒將漢軍萬人，赴蔡州。禿滿帶、賈忙古帶復將餘兵赴闕。己丑，遣伯朮、唐永堅齎詔招諭郢州，仍敕襄陽統軍司調兵三千人衞送永堅等。選蒙古、畏吾、漢人十四人赴行中書省，為新附州郡民官。庚寅，遣（左）〔右〕衞指揮副使鄭溫、[8]唐古、帖木兒率衞軍萬人，同札的失、囊加帶戍黃州。詔諭重慶府制置司并所屬州郡城寨官吏軍民，舉城歸附。壬辰，以宣撫使賈居貞僉書行中書省事，戍鄂州。安南國使者還，敕以舊制籍戶、設達魯花赤、簽軍、立站、輸租及歲貢等事諭之。乙未，遣兵部尚書廉希賢、工部侍郎嚴忠範、祕書監丞柴紫芝，奉國書使于宋。丁酉，以萬家奴所募願為軍者萬人南征。己亥，雲南總管信苴日、[9]石買等刺殺合剌章舍里威之為亂者，以金賞之。命土魯至雲南，趣阿魯帖木兒入覲。以蠻夷未附者尚多，命宣慰司兼行元帥府事，並聽行省節度，置郡縣，尹長選廉能者任之。置雲南諸路規措所，以贍思丁為使。益衞送唐永堅兵，永堅求拜都、忙古帶偕行，許之。敕追諸王海都、八剌金銀符三十四。

二月癸卯，大軍次安慶府，宋殿前都指揮使、知安慶府范文虎以城降，伯顏承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。甲辰，以中書右丞博魯歡為淮（南）〔東〕都元帥，[10]中書右丞阿里左（右）副都元帥。[11]仍命阿里、撒吉思等各部蒙古、漢軍會邳州。又發蘄、宿戍兵，將河南戰船千艘赴之。遣必闍赤孛羅檢覈西夏榷課。命開元宣撫司賑吉里迷新附饑民。

敕畏吾地春夏毋獵孕字野獸。立后土祠于平陽之臨汾，伏羲、女媧、舜、湯、河瀆等廟于河中、解州、洪洞、趙城。丙午，大軍次池州，宋權州事趙卯發自經死，都統制張林以城降。省西夏中興都轉運司入總管府。議以中統鈔易宋交會，并發蔡州鹽，貿易藥材。丁未，禁無籍自效軍俘掠新附復業軍民。戊申，詔諭江、黃、鄂、岳、漢陽、安慶等處歸附官吏士民軍匠僧道人等，令農者就耒，商者就塗，士庶緇黃，各安己業，如或鎮守官吏妄有搔擾，詣行中書省陳告。史天澤卒。召游顯、楊庭訓赴闕。賜陳言人霍昇、張和鈔十錠，俾從淮東元帥府南征。庚戌，遣禮部侍郎杜世忠、兵部郎中何文著，齎書使日本國。辛亥，遣同知濟南府事張漢英，持詔諭淮東制置使李庭芝。壬子，洺磁路總管姜毅捕獲農民郝進等四人，造祆言惑眾，敕誅進，餘減死流遠方。宋都督賈似道遣計議宋京、承宣使阮思聰詣行中書省，請還已降州郡，約貢歲幣。伯顏使囊加帶同阮思聰還報命，留宋京以待，使謂似道曰：「未渡江時，入貢議和則可，今沿江諸郡皆已內屬，欲和，則當來面議也。」囊加帶還，乃釋宋京。以同僉樞密院事倪德政赴鄂州省，治財賦。癸丑，御史臺臣劾前南京路總管田大成，以其弟婦趙氏為妻，廢絕人倫，敕杖八十，三年不齒，時大成已死，惟市杖趙氏八十。丙辰，賞征東元帥府日本戰功錦絹、弓矢、鞍勒。庚申，遣塔不帶、斡魯召鄂漢降臣張晏然等赴闕，仍諭之曰：「朕省卿所奏云：『宋之權臣不踐舊約，拘留使者，實非宋主之罪，儻蒙聖慈，止罪擅命之臣，不令趙氏乏祀者。』卿言良是。卿既不忘舊主，必能輔弼我家。比卿奏上，已遣伯顏按兵不進，仍遣兵部尚書廉希賢等持書往使，果能悔過來附，既往之愆，朕復何究。至於權臣賈似道，尚無罪之之心，況肯令趙氏乏祀乎？若其執迷罔悛，未然之事，朕將何言，天其鑒之。」辛酉，以闊闊出率其部下軍千人及親附軍五百，聽阿剌海牙節制。凡湖南州縣及瀕水之民，有來附者，俾闊闊出統之，拒敵不降者，就為招集。詔令大洪山避兵民，還歸漢陽，復業農畝，命阿剌海牙鎮守之。又命阿失罕、唐永堅、綦公直等與脫烈將甲騎千人，持詔招諭郢州。大軍次丁家洲，戰船蔽江而下。宋賈似道分遣步帥孫虎臣及督府節制軍馬蘇劉義，集兵船于江之南北岸。似道與淮西制置使夏貴將後軍。戰船二千五百餘艘，橫亘江中。翌日，伯顏命左右翼萬戶率騎兵，夾岸而進，繼命舉巨砲擊之。宋兵陣動，夏貴先遁。似道錯愕失錯，鳴鉦斥諸軍散，宋兵遂大潰。阿朮與鎮撫何瑋、李庭等舟師及步騎，追殺百五十里，得船二千餘艘，及軍資器仗、督府圖籍符印。似道東走揚州。阿先不花言：「夏貴縱北軍岳全還，稱欲內附，宜降璽書招諭。」遂遣其甥胡應雷持詔往諭之。甲子，大軍次蕪湖縣，宋江東運判、知太平州孟之縉以城降。都元帥博魯歡次海州，知州丁順以城降。乙丑，阿里海牙言：「江陵宋巨鎮，地居大江上流，屯精兵不啻數十萬，若非乘此破竹之勢取之，江水泛溢，鄂漢之城亦恐難守。」從其請，仍降璽書，遣使諭江陵府制置司及高達已下官吏軍民。宋福州團練使、知特摩道事農士貴，率知那寡州農天或、知阿吉州農昌成、知上林州農道賢，州縣三十有七，戶十萬，

詣雲南行中書省請降。丙寅，樞密院言：「渡江初，亳州萬戶史格、毗陽萬戶石抹紹祖，以輕進致敗，乞罪之。」有旨，或決罰降官，或以戰功自贖，其從行省裁處。禁民間賭博，犯者流之北地。戊辰，師次采石鎮，知和州王（善）〔喜〕以城降。[12]都元帥博魯歡次漣州，宋知州孫嗣武以城降。己巳，復遣伯朮、唐永堅等宣諭郢州官吏士庶。庚午，大軍次建康府，宋沿江制置使趙溍南走，都統、權兵馬司事徐王榮、翁福、茅世雄等及鎮軍曹旺以城降。宋賈似道至揚州，始遣總管段佑送國信使郝經、劉人傑等來歸。敕樞密院迎經等，由水路赴闕。詔安南國王陳光昞，仍以舊制六事諭之，趣其來朝。命怯薛丹察罕不花、侍儀副使闊思義、真人李德和，代祀嶽瀆后土。車駕幸上都。

三月壬申朔，宋鎮江府馬軍總管石祖忠以城降。行中書省分遣淮西行樞密院阿塔海駐京口。宋誅殿帥韓震，其部將李大明等二百人，携震母、妻并諸子文焴、文炎，自臨安來奔。甲戌，宋江陰軍僉判李世修以城降。乙亥，諭樞密院：「比遣建都都元帥火你赤征長河西，以副都元帥覃澄鎮守建都，付以璽書，安集其民。」仍敕安西王忙兀剌、諸王只必帖木兒、駙馬長吉，分遣所部蒙古軍從西平王奧魯赤征吐蕃。命萬執中、唐永堅同前所遣阿失罕等，將銳兵千人，同往招諭郢州：已降，則鎮之；不降，則從陸路與阿里海牙、忽不來會於荊南。丙子，國信使廉希賢等至建康，傳旨令諸將各守營壘，毋得妄有侵掠。宋知滁州王文虎以城降。戊寅，賜皇子安西王幣帛八千匹、絲萬斤。（乙）〔己〕卯，[13]改平陰縣新鎮寨為肥城縣，[14]隸濟寧府。庚辰，宋知寧國府顏紹卿以城降。江東路得府二、州五、軍二、縣四十三，戶八十三萬一千八百五十二，口一百九十一萬九千一百六。甲申，於中興路置懷遠、靈武二縣，分處新民四千八百餘戶。丙戌，宋常州安撫戴之泰、通判王虎臣以城降。[15]國信使廉希賢、嚴忠範等至宋廣德軍獨松關，為宋人所殺。丁亥，免諸路軍雜賦。辛卯，宋將高世傑復據岳州，質知州孟之紹妻子。又取復州降將翟貴妻子，送之江陵。世傑會郢、復、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，兵數萬人，扼荊江口。壬辰，阿里海牙以軍屯于東岸，世傑夜半遁去，黎明至洞庭湖口，兵船成列而陣。阿里海牙督諸翼萬戶及水軍張榮實、解汝楫等，逐世傑于湖口之夾灘，遣郎中張鼎召世傑，世傑降。阿里海牙以世傑招岳州，孟之紹亦以城降。以世傑力屈而降，誅之。賜北平王南木合所部馬二千一百八十、羊三百。癸巳，敕郯城、沂州、十字路戍兵從博魯歡征淮南。丙申，側布蕃官稅昔、碉州蕃官莊寮男車甲等，率四十三族，戶五千一百六十，詣四川行樞密院來附。戊戌，遣山東路經略使王儼戍岳州。庚子，從王磐、竇默等請，分置翰林院，專掌蒙古文字，以翰林學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之。其翰林兼國史院，仍舊纂修國史、典制誥、備顧問，以翰林學士承旨兼修起居注和禮霍孫主之。辛丑，敕阿朮分兵取揚州。

夏四月壬寅朔，賞討長河西必剌充有功者及陣亡者金、銀、鈔、幣、帛各有差。乙巳，改西夏中興道按察司為隴右河西道。丙午，立漣州、新城、清河三驛。阿里海牙駐軍江陵城南沙市，攻其柵，破之。知荊門軍劉懋降。丁未，阿里海牙遣郎中張鼎齎詔入江陵，宋（荊）〔京〕湖制置朱禩孫，湖北制置副使高達，京西湖北提刑青陽夢炎、李湜始出降。阿里海牙入江陵，分道遣使招諭未下州郡。知峽州趙真、知歸州趙仔、權澧州安撫毛浚、常德府新城總制魯希文、舊城權知府事周公明等，悉以城降。辛亥，遣使招諭宋五郡鎮撫使呂文福使降。甲寅，諭中書省議立登聞鼓，如為人殺其父母兄弟夫婦，冤無所訴，聽其來擊。其或以細事唐突者，論如法。辛酉，宋郢州安撫趙孟、[16]復州安撫翟貴以城降。宋度支尚書吳浚移書建康徐王榮等，述其丞相陳宜中語，請罷兵通好。伯顏遣中書議事官張羽、淮西行院令史王章，同宋來使馬馭，持徐王榮復書至平江府驛亭，悉為宋所殺。癸亥，阿朮師駐瓜洲，距揚州四十五里。宋淮東制置司盡焚城中廬舍，遷其居民而去。阿朮創立樓櫓戰具以守之。丙寅，立尚牧監。賜降臣丁順等衣服。免京畿百姓今歲絲銀。丁卯，以大司農、御史中丞孛羅為御史大夫。罷隨路巡行勸農官，以其事入提刑按察司。括諸寺闌遺人口。庚午，以高達為參知政事，仍詔慰諭之。遣兵部郎中王世英、刑部郎中蕭郁，持詔召嗣漢四十代天師張宗演赴闕。

五月辛未朔，阿里海牙以所俘童男女千人、牛萬頭來獻。樞密院言：「峽州宜以戰船扼其津要。又郢、復二州戍兵不足，今擬襄陽等處選五千七百人，隸行中書省，聽阿里海牙調遣。」從之。詔中書右丞廉希憲、參知政事脫博忽魯禿花行中書省于江陵府。阿里海牙還鄂州。立襄陽至荊南三驛。丁丑，阿朮立木柵于揚子橋，斷淮東糧道，且為瓜（州）〔洲〕藩蔽。[17]庚辰，詔諭參知政事高達曰：「昔我國家出征，所獲城邑，即委而去之，未嘗置兵戍守，以此連年征伐不息。夫爭國家者，取其土地人民而已，雖得其地而無民，其誰與居。今欲保守新附城壁，使百姓安業力農，蒙古人未之知也。爾熟知其事，宜加勉旃。湖南州郡皆汝舊部曲，未歸附者何以招懷，生民何以安業，聽汝為之。」宋嘉定安撫咎萬壽遣部將李立奉書請降，言累負罪愆，乞加赦免。詔遣使招諭之。辛巳，宋知辰州呂文興、黃仙洞行隋州事傅安國、仙人寨行均州事徐鼎、知沅州文用圭、知靖州康玉、知房州李鑑等，皆以城降。荊南湖北路凡得府三、州十一、軍四、縣五十七，戶八十萬三千四百一十五，口一百九十四萬三千八百六十。丙戌，以三衛新附生券軍赴八達山屯田。丁亥，召伯顏赴闕。以蒙古萬戶阿剌罕權行中書省事。遣肅州達魯花赤阿沙簽河西軍。萬戶愛先不花違伯顏節制，擅撤戍兵，詔追奪符印，使從軍自效。淮東宣撫陳巖乞解官，終喪三年，不許。申嚴屠牛馬之禁。庚寅，宋五郡鎮撫使呂文福來降。壬辰，宋都統制劉師勇、殿帥張彥據常州。癸巳，諭高麗國王王愖，招珍島餘黨之在躭羅者。

六月庚子朔，日有食之。宋嘉定安撫使咎萬壽以城降，賜名順。癸卯，遣兩浙大都督范文虎，持詔往諭安豐、壽州、招信、五河等處鎮戍官吏軍民。遣刑部侍郎伯朮諭朱禩孫，以年老多病，不任朝謁，權留大都，無自疑懼。諭廉希憲等，元沒青陽夢炎、李湜家貲，如籍還之，併徙其家赴都。甲辰，以萬戶阿剌罕為行中書省參知政事。獲知開州張章，赦其罪。章二子柱、楫先來降，以其子故，免死。敕失里伯、史樞率襄陽熟券軍二千、獵戶丁壯二千，同范文虎招安豐軍，各賜馬十匹。其故嘗從丞相史天澤者十九人，願宣勞軍中，令從樞以行。戊申，簽平陽、西京、延安等路達魯花赤弟男為軍。辛亥，賞諸王（兀）〔禿〕魯所部獲功建都者三十五人銀鈔有差。[18]定（兀）〔禿〕魯衛士人各馬二匹，從者一匹。敕淮東元帥府發兵，及鄂州戍兵與李璮舊部曲，并前河南已簽軍萬人後免為民者，復籍為兵，並付行中書省。戊午，詔遣使招諭宋四川制置趙定應：「比者畢再興、青陽夢炎赴闕，面陳蜀閫事宜，奏請緩師，令自納款，姑從所請。今遣再興宣布大信，若能順時達變，可保富貴，毋為塗炭生靈，自貽後悔。」庚申，遣重慶府招討使畢再興，持詔招諭宋合州節使張珏、江安潼川安撫張朝宗、涪州觀察陽立、梁山軍防禦馬墜。辛酉，宋潼川安撫使、知江安州梅應春以城降。乙丑，以漣、海新附丁順等括船千艘，送淮東都元帥府。丙寅，宋揚州都統姜才、副將張林步騎二萬人，乘夜攻揚子橋木柵。守柵萬戶史弼來告急，阿朮自瓜洲以兵赴之。詰旦至柵下，才軍夾水為陣，阿朮麾騎兵渡水擊之，陣堅不動。阿朮軍引却，才軍來逼，我軍與力戰，才軍遂走。阿朮麾步騎並進，大敗之，才僅以身免，生擒張林，斬首萬八千級。戊辰，敕塔出率阿塔海、也速帶兒兩軍赴漣水。以遜攤為斡羅國達魯花赤。罷山東經略司。

秋七月庚午朔，阿朮集行省諸翼萬戶兵船于瓜洲，阿塔海、董文炳集行院諸翼萬戶兵船于西津渡，宋沿江制置使趙潛、樞密都承旨張世傑、知泰州孫虎臣等陳舟師于焦山南北。阿朮分遣萬戶張弘範等，以拔都兵船千艘，西掠珠金沙。辛未，阿朮、阿塔海登南岸石公山，指授諸軍水軍萬戶劉琛循江南岸，東趨夾灘，繞出敵後；董文炳直抵焦山南麓，以掎其右；招討使劉國傑趣其左；萬戶忽剌出擣其中；張弘範自上流繼至，趣焦山之北。大戰自辰至午，呼聲震天地，乘風以火箭射其篷篧。宋師大敗，世傑、虎臣等皆遁走。追至圌山，獲黃鵠白鷁船數百艘。宋人自是不復能軍。翌日，宋平江都統劉師勇、殿帥張彥，以兩浙制司軍至呂城，復為阿塔海行院兵所敗。壬申，簽雲南落落、蒲納烘等處軍萬人，隸行中書省。癸酉，太白犯井。詔取茶罕章未附種落。丁丑，立衛州至楊村水驛五。己卯，增置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。以蔡州驛蒙古軍四百隸阿里海牙，漢軍六百從萬戶宋都帶赴江西。壬午，遣使招宋淮安安撫使朱煥。癸未，詔遣使江南，搜訪儒、醫、僧、道、陰陽人等。敕左丞相伯顏率諸將直趨臨安；右丞阿里海牙取湖南；蒙古萬

戶宋都帶，漢軍萬戶武秀、張榮實、李恒，兵部尚書呂師夔行都元帥府，取江西。罷淮西行樞密院，以右丞阿塔海、參政董文炳同署行中書省事。辛卯，太陰犯畢。甲午，遣使持詔招諭宋李庭芝及夏貴。以伯顏為中書右丞相，阿朮為中書左丞相。

八月己亥〔朔〕，免北京、西京、陝西等路今歲絲銀。癸卯，伯顏陛辭南行，奉詔諭宋君臣，相率來附，則趙氏族屬可保無虞，宗廟悉許如故。授故奉使大理王君候子如珪正八品官。己未，升任城縣為濟州。辛酉，車駕至自上都。丙寅，高麗王王惪遣其樞密副使許珙、將軍趙珪來賀聖誕節。

九月己巳，太白犯少民。庚午，阿合馬等以軍興國用不足，請復立都轉運司九，量增課程元額，鼓鑄鐵器，官為局賣，禁私造銅器。乙亥，賞清河、新城戰士及死事者銀千兩、鈔百錠。賜西平王所部鴨城戍兵，人馬三匹。丁丑，以襄陽官牛五千八百賜貧民。弛河南鬻馬之禁。賜東西川屯戍蒙古軍糧鈔有差。戊寅，諭太常卿合丹：「去冬享太宮，敕牲無用牛，今其復之。」己卯，太白犯太微西垣上將。壬午，阿朮築灣頭堡。乙酉，罷襄陽統軍司。甲午，宋揚州都統姜才將步騎萬五千人攻灣頭堡，阿朮、阿塔海擊敗之。賞淮安招討使〔別〕乞里迷失及有功將士錦衣銀鈔有差。[19]丙申，以玉昔帖木兒為御史大夫。括江南諸郡書版及臨安祕書省乾坤寶典等書。

冬十月戊戌朔，享于太廟。辛丑，弛北京、義、錦等處獵禁。癸丑，太陰犯畢。

十一月丁卯〔朔〕，阿里海牙以軍攻潭州。乙亥，伯顏分軍為三，趨臨安：阿剌罕率步騎自建康、四安、廣德以出獨松嶺；董文炳率舟師循海趨許浦、澉浦，以至浙江；伯顏、阿塔海由中道節度諸軍，期並會于臨安。丙子，宋權融、宜、欽三州總管岑從毅，沿邊巡檢使、廣西節制軍馬李維屏等，詣雲南行中書省降。丁丑，阿合馬奏立諸路轉運司凡十一所。己卯，宋都帶等軍次隆興府，宋江西轉運使、知府劉槃以城降。都元帥府檄諭江西諸郡相繼歸附，得府州六、軍四、縣五十六，戶一百五萬一千八百二十九，口二百七萬六千四百。壬午，伯顏大軍至常州，督諸軍登城，四面並進，拔其城。劉師勇變服單騎南走。改順天（府）〔路〕為保定（府）〔路〕。[20]樞密院言：「兩都、平灤獵戶新簽軍二千，皆貧無力者，宜存恤其家。又新附郡縣有既降復叛，及糾眾為盜犯罪至死者，既已款伏，乞聽權宜處決。」皆從之。中書省臣議斷死罪，詔：「今後殺人者死，問罪狀已白，不必待時，宜即行刑。其奴婢殺主者，具五刑論。」乙酉，阿剌罕克廣德，趨獨松關。丙戌，太陰犯軒轅大星。己丑，遣太常卿合丹以所獲塗金爵三，獻于太廟。庚寅，伯顏遣降人游介實奉璽書副本使于宋，仍以書諭宋大臣。甲午，以高麗國官制僭

濫，遣使諭旨，凡省、院、臺、部官名爵號，與朝廷相類者改正之。

十二月戊戌，填星犯亢。己亥，僉書四川行樞密院事咎順言：「紹慶府、施州、南平及諸蠻呂告、馬蒙、阿永等，有嚮化之心。又播州安撫楊邦憲、思州安撫田景賢，未知逆順，乞降詔使之自新，並許世紹封爵。」從之。辛丑，董文炳軍次許浦，宋都統制祁安以本軍降。宋主為書，介國信副使嚴忠範姪煥請和。甲辰，伯顏次平江府，宋都統王邦傑以城降。乙巳，免江陵等處今歲田租。丁未，改諸站提領司為通政院。[21]戊申，中書左丞相忽都帶兒與內外文武百寮及緇黃耆庶，請上皇帝尊號曰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，皇后曰貞懿順聖昭天睿文光應皇后，不許。太陰犯畢。庚子，[22]宋主復遣尚書夏士林、右史陸秀夫奉書，稱姪乞和。西川滄溪知縣趙龍遣間使入宋，敕流遠方，籍其家。癸亥，敕樞密院：「靖州既降復叛，今已平定，其遣張通判、李信家屬并同叛者赴都。」甲子，答宋國主書，令其來降。丙寅，阿剌罕軍次安吉州，宋安撫使趙與可以城降。升高麗東寧府為路。割江東南康路隸江西省。[23]置馬湖路總管府。省重慶路隆化縣入南川，灤州海山縣入昌黎縣。復華州鄭縣。

是歲，衛輝、太原等路旱，河間霖雨傷稼，凡賑米三千七百四十八石、粟二萬四千二百六石。天下戶四百七十六萬四千七十七。斷死罪六十八人。

校勘記

↑ 宋宗禮　見卷七校勘記[五]。

↑ 劉鐵　按本書卷五０五行志作「劉鐵牛」，此處當脫「牛」字。本證已校。

↑ 淮西（京）〔荊〕湖　按上文四月癸未條，元於正陽、襄陽置淮西、荊湖二行樞密院，此處「京」為「荊」之誤，今改。類編已校。

↑ 御藥院　按本書卷八八百官志，元有御藥院與御藥局，二者職掌不同，前者置於至元六年，後者置於至元十年。此「御藥院」疑係「御藥局」之誤。

↑ 邊居（義）〔誼〕　據本書卷一二七伯顏傳及宋史卷四五０邊居誼傳改。下同。類編已校。

↑ （荊）〔京〕湖宣撫朱禩孫　按宋史卷四七瀛國公紀，咸淳十年七月辛卯，以朱禩孫為京湖四川宣撫使兼知江陵府。此處「京」誤為「荊」，今改。下同。續通鑑已校。

↑ 李居（素）〔壽〕　見卷五校勘記[二七]。

↑ （左）〔右〕衞指揮副使鄭溫　據本書卷一五四鄭溫傳及常山貞石志卷一九鄭溫神道碑銘改。本證已校。

↑ 雲南總管信苴日　按本書卷一六六信苴日傳，至元十一年，「以信苴日為大理總管」。雲南係行省，大理為其一路。新元史作「大理總管」，是。

↑ 淮（南）〔東〕都元帥　按本書卷一二一博羅歡傳、卷一二七伯顏傳均作「淮東都元帥」，據改。本證已校。

↑ 中書右丞阿里左（右）副都元帥　按下文至元十三年十月戊子條有「以淮東左副都元帥阿里為平章政事」，此處「右」字衍，今刪。本證已校。

↑ 王（善）〔喜〕　據本書卷一二七伯顏傳、卷一五六董文炳傳及宋史卷四六度宗紀咸淳九年二月癸丑條、卷四七瀛國公紀德祐元年二月壬戌條改。殿本考證已校。

↑ （乙）〔己〕卯　按是月壬申朔，無乙卯日。此「乙卯」在戊寅〈初七日〉、庚辰〈初九日〉間，係己卯〈初八日〉之誤，今改。道光本已校。

↑ 新鎮寨　按本書卷五八地理志東平路平陰縣條及濟寧路肥城縣條均作「辛鎮寨」，疑「新」當作「辛」。

↑ 通判王虎臣　按宋季三朝政要卷五及錢塘遺事卷七均作「王良臣」，疑此處「虎」字有誤。本書卷一二七伯顏傳有兩王虎臣，其一為沙洋守將，另一即此常州通判。

↑ 宋郢州安撫趙孟　按宋史卷二一五至二二三宗室世系表，燕王趙德昭、秦王趙德芳十世諸孫命名皆以「孟」字排行，疑此處「孟」下有脫文。

↑ 瓜（州）〔洲〕　按瓜州在甘肅，瓜洲在揚州附近，此處「洲」誤為「州」，據本書

多見之文改。

↑ （兀）〔禿〕魯　據上文至元九年正月丁丑、庚辰條所見「南平王禿魯」及本書卷一〇七宗室世系表改。下同。

↑ 〔別〕乞里迷失　據下文至元十三年七月丙辰、至元十六年正月丙子條補。本證已校。

↑ 改順天（府）〔路〕為保定（府）〔路〕　據本書卷五八地理志保定路條改。本證已校。

↑ 改諸站提領司為通政院　按本書卷八八百官志、卷一〇一兵志，至元七年立諸站都統領使司，十三年改通政院，與下文至元十三年正月壬申「改都統領司為通政院」合。本證云「提領司當作都統領司」，疑是。

↑ 庚子　按是月丁酉朔，庚子為初四日，不應在戊申〈十二日〉後。本書卷一二七伯顏傳作庚申〈二十四日〉，疑「庚子」為「庚申」之誤。

↑ 割江東南康路隸江西省　本證云：「案地理志，南康陞路在至元十四年，至二十二年割隸江西。紀於二十二年正月亦書分江浙行省所治南康隸江西行省，則此文當屬誤衍。」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